

小辰光顶馋糖年糕

文 / 陈日旭

老里八早

小辰光逢年过节,记忆最深个就是好吃物事交关,譬如长桌浪向个糕团、水果;九品盘里个花生、瓜子、糖果,长辈讲起来睂眼物事侪是祭老祖宗嘞,实际浪最后侪进了阿拉帮点“小祖宗”个肚皮。介许多吃食里向,我顶欢喜糖年糕。

我是上世纪40年代初出生辣上海嘞,或许是因为祖籍无锡,无锡人欢喜吃甜食,我也欢喜吃甜食,阿拉一门门欢喜吃甜食,譬如,一到冷天,祖母蜜枣勿离嘴;离过年还有十来天,祖母就开始盘算定做糖年糕个事体。

记得当时阿拉住辣曹家渡,弄堂斜对面有一家糕团店,叫“仁丰斋”,老板也是无锡人。每到过年,祖母侪会拎着白糖、红糖、糯米粉,到糕团店定做糖年糕。曹

家渡食品店里有现成个糖年糕可以买,勿过么,祖母觉得勿够甜,所以一定要亲自准备好原材料,再送到店里,请店家定做。临走前总归要反复叮嘱几句,大意无非是一个字,甜!

原料送到店里以后,过脱几天,还有一道“工序”需要祖母出面,就是辣年糕成形前先要试吃。每趟祖母侪会拉起我个手,讲:“走!阿囡,先去尝尝味道。”糕团店工场间里侪是蒸汽,雾气腾腾,人面孔也看勿清爽。一个面点师傅捧出红白两团面粉,讲:“吃吃看,味道哪能?”我搭仔祖母一道试吃,师傅等祖母拍板。祖母嘴巴一瘪一瘪嚼了半天,吐出一句:“还可以多摆点糖。”伊老人家只会嫌勿甜,勿会嫌太甜。到了最后,祖母还要关照一句:“勤忘记多摆点桂花!”

试吃结束,回去路浪,我一路走一路啃“出外快”个年糕团,交关开心。再隔一天,做好个糖年

糕送到屋里,有红白两个品种,香喷喷,热呼呼,表面有交关黄澄澄个桂花,一块块书本大小个糖年糕放满两只小木桶。帮点糖年糕足够阿拉一门门吃到正月十五。

过年吃糖年糕有几种吃法。一是大年初一早浪,糖年糕切成小片,搭仔小糯米圆子一道,放辣锅里,煮一锅甜甜个年糕小圆子,寓意“团团圆圆年年高”。二是下半年三四点钟,用炉子烘几片糖年糕,当点心吃。具体做法勿复杂,先用菜刀从整块糖年糕浪切几片年糕片,拿镬子烧热勿放油,年糕片贴辣镬子浪烘热烘软。需要注意个是,火头勿能太旺,等年糕稍微有点焦了就可以了,吃口特别赞。

三是油煎糖年糕。相对来讲,三种吃法里,帮种味道最好,勿过当时食用油是凭票购买嘞,开油锅特别费油,姆妈平常是勿舍得嘞,只有新年里有亲眷来拜年走动,阿拉才有机会解解馋。

灶披间

从前屋里附近有一家小菜场,菜场门口有一个卖酒酿个小弟,推一部黄鱼车,上头装三五鬻酒酿,从早浪开始卖,卖光为止。

小弟个酒酿是零拷嘞,要多少,伊从鬻里挖多少,装辣保鲜袋里,称分量卖;称之前,伊会先拿汤水沥沥干,称好仔再舀几勺汤水装进去。小弟个鬻头酒酿吃起来甜甜糯糯,味道吃口侪正好。

也有碰着勿巧,鬻里酒酿卖得差勿多了,剩下来嘞,会觉着酒味有点多,有点涩嘴巴。

后来晓得,小弟是广西人,酒酿手艺是祖传嘞,每年第一场西北风刮起来个辰光,伊就来上海,租好房子,自产自销;一直到新年正月十五之后,伊也就回去了。

一直吃伊个酒酿,就算后来搬场了,有空还会弯过去,称两斤酒酿,过过念头。差不多十年工夫,小弟一点点变成爷叔,面孔浪多了沧桑,伊还是照式照样卖酒酿,一成勿变。有辰光想想,会有一点点伤感,有交关人侪迭能一

白酒酿炖乌骨鸡

文并图 / 沈一珠

成勿变过了一辈子。

帮天,网购一盒崇明桂花酒酿:早浪起来,挖小半碗甜酒酿,再烧一只溇心水潜蛋,连汤带水倒进碗里,蛋香加酒酿香,入味得勿得了,最后用一小只菜包子压一压甜味道,适适意意一顿早饭。

下半天,太阳晒得暖洋洋个辰光,挖几口酒酿,入口冷笃笃,软软糯糯,吃下去胃里热烘烘。

到了夜里,剩下来个酒酿里米酒味道越来越浓,索介用伊蒸一只乌骨鸡,温补。

食材:乌骨鸡半只,酒酿若干,米酒少许。

调料:红枣两三只,枸杞十几粒,盐少许。

做法:先拿乌骨鸡汰清爽,斩成块,我欢喜用盐搓一搓,腌入味后,蒸熟备用;红枣、枸杞汰好,泡软,备用。

砂锅或者汤锅里,酒酿铺底,



蒸熟个乌骨鸡、红枣、枸杞一道铺辣酒酿浪,剩下来个酒酿汁水全部倒进去,浸没鸡块就可以了。酒酿汁水勿够,可以加点米酒。

大火烧开,改中火烧七八分钟就好了。酒香、米香、鸡香,贴辣镬底个酒酿居然还有点焦黄,邪气好吃。因为有酒酿了,饭也可以省脱,再配一小碗菠菜鱼丸粉丝汤,一顿夜饭就迭能样子了,适适意意,乐乐惠惠。

茄山河

看到迭个题目,勿少读者肯定要问,啥叫捉汰浴? 喏,就是拿混进阿拉厂里来汰浴个人捉出去。日脚一长,就成了阿拉个一句口头禅。

上世纪90年代,我辣一家钢铁厂上班。厂里有三个轧钢车间,车间里个烘炉拿钢坯烧得通红,还会产生大量热水搭仔蒸汽,可以拨食堂搭仔浴室用,甚至还可以供应附近个其他厂家。厂里浴室也造得既宽敞又明亮,男浴室个浴池大得像游泳池,淋浴个莲蓬头超过四十只,走廊里还有滚烫个热水汀供热。可以讲,辣附近所有工厂里,阿拉钢厂个浴室是最适宜嘞。所以么,一到冬天,就会有勿少厂外人员混到厂里来汰浴。

想起从前捉汰浴

文 / 朱锦华

本来么,有人混进来汰浴勿算啥大事体,但是通向浴室个小路边有废钢堆场,其中一部分钢条是刚刚从轧机里出来嘞,温度邪气高。厂里人侪晓得帮搭危险,会避开,厂外人员勿晓得,就容易发生人身伤害事故,所以厂里保卫科下令,有人混进厂里汰浴,一律捉出去。有一段辰光,我辣厂门口个警卫室上班,“捉汰浴”就是工作内容之一。

一般来讲,帮点混进来汰浴个人早班勿会来,夜班也勿会来,但是上中班个辰光就一定要当心,一勿留意就可能有人溜进去。有一趟,我眼看有人溜进去,马上追过去,结果伊已经熟门熟路冲进浴室了。我追进去一看,伊已经立辣莲蓬头下面了。我先凑过去客客气气问一句:“老师傅,依是啥车间嘞?”他一呆,支支吾吾回答勿出。我面孔一板,一声吼:“依汰好马上出来,到保卫

科接受处理,否则我拿了依衣裳先走!”伊只好讨饶:“老爷叔帮帮忙,下趟勿来了!”看伊蛮诚恳,我叮嘱千万勤去废钢堆场,注意安全,还是放伊出厂了。

“捉汰浴”最忙个辰光是每年春节前后,人人侪想干干净净过新年,但是当时个居民住宅里基本既没汰浴设备,厂门口总有人来吵吵闹闹,纠缠不休,弄得阿拉警卫室有眼挡勿牢了。厂领导考虑到厂里的灰尘、废气、噪音一定程度浪也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就联系附近居委会,同意发放一部分汰浴票,让居民可以辣规定个辰光进厂汰浴。帮能一来,附近居民侪开心得勿得了,纷纷扶老携幼进厂来,一片喜气洋洋。

现在大家个生活条件大大改善,家家户户侪有浴室,热水也是水龙头一开就有,根本勿会提心吊胆溜到啥个工厂里去汰浴,想到帮点,我心里总是十分感慨。



沪语中古语

上海闲话里用“灶披间”表达家庭厨房的意思。有书为证:《歇浦潮》七十二回:“有时少奶奶们看了夜戏回来迟了,只可在底下人睡的一间灶披中,有个窗洞,里外各放一张凳,借他做个便门”。《上海的早晨》第二部:“她得意地走去,囊橐的高跟鞋声一直响到后面的灶披间去了”。《繁花》:“‘两万户’到处是人,走廊、灶披间、厕所,房前窗后,每天大人小人,从早到夜,楼上楼下,人声不断”。

其实,这种被称作“灶披间”的厨房,和今天按单元设计的成套民居中的厨房完全不同,是那些在连接正房的小房间或毗连大屋边的简陋小屋里将就设置炉灶做饭的地方。过去许多人家的“灶披间”还都是合用的,因此,那里也曾是上海人很容易凝结民间情愫、留下过往记忆的地方。《新民晚报》上就刊登过不少相关的文章,譬如2018年2月19日的《情满灶披间》。

说“灶披间”是规范写法的原因,是这个“披”字原本就有附着边上、从旁辅助的含义。《说文解字》:“从旁持曰披”。古代用作仪仗的马车边上设有“披”,唐代贾

公彦注疏《周礼·夏官》曰:“披者,车两旁使人持之若四马六轡然”。举行隆重葬礼时,棺槨两侧也要设“披”供人把持,譬如《孔子家语》记载孔子的葬礼就“飭庙置罍,设披周也”,“设披周也”意即在棺槨周边设置便于扶持的“披”。

按照这个思路,活人呆的房屋边上的附着物称作“披”也说得通。这样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老上海人把屋外延伸出去未必有正规边墙的搭建叫做“披水”,把靠正房外用来放置柴草杂物的简屋叫做“披屋”,以及把当作厨房用的披屋叫做“灶披间”。后来有些新式里弄房、工人新村等设置有多家合用的厨房,那个其实没有“披”的意味,应该称为“灶头间”,只不过说着说着也就统称作“灶披间”了。

明代孙楼《吴音奇字》以为“屋旁小舍”当用“庋”字,因为“广”字头与建筑有关,如:府、库、廊、庙、庭、廊、店等。不过这种说法认可度不高。清代以来许多吴语小说,如《荡寇志》《鼓掌绝尘》《活地狱》《续海上繁华梦》等,说到“灶披”“披屋”用的依然是“披”字,可见“灶披间”的写法是有古汉语传承理据的。

上海话中“阴”与“隐”

文 / 福华

在上海话中,有“阴”和“隐”两个字用法比较特别。

阴头里不见阳光,阴又有背面的含义。随之引申,阴与其他字搭配后,形成了上海闲话中许多民间常用的俗语。

“阴干”原意是在没有阳光的地方晾干,沪语中引申为对人冷落,不理不睬,让对方无可奈何。《歇浦潮》第91回:“闭上楼窗不睬她,由她叫骂,给她一个阴干。”言辞刻薄,暗中损害他人,称为“阴损”。《九尾狐》第13回:“只怕将来阴损奴,叫奴哪能防备?”

老上海人喜欢听评弹的不少。在此类说唱艺术中就有“阴

功”和“阴赚”等说法。

对于柔声细语、音调平和、语言含蓄、弹唱从容,呈现一种飘逸、惬意之美的表演风格称为“阴功”。

对于语言洗练,机敏、含蓄、幽默、富有回味的放噱头,称为“阴赚”。阴赚不是刻意逗乐,多是书情行进中的“肉里赚”,具有结合人物性情、点到为止、含蓄睿智的特征。

上海话中,当火苗渐小,最后熄灭,被说成“隐脱了”,其中的“隐”有自然熄灭的意思。

油尽火隐,也有一个似隐非隐的过程,以此引申,隐也有似乎、好像的含义,常用“隐隐能”或“隐隐然”,来表达似有非有的意思。

适可而止“卖面子”

文 / 胡维兴



沪语趣谈

上海闲话“卖面子”,是指看

在情面上帮忙,类似个说法还有“卖面孔”“卖人情”“卖交情”。

总个来讲,上海人是爱面子嘞,对于人生“三碗面”(体面、情面、场面)邪气讲究,乃末为了讲面子,难免损票子。碰着亲眷朋友婚丧嫁娶,送份礼金总归少勿脱。碰着自家结婚生小人,生日做寿摆宴席,哪怕自家勒紧裤带,对外也要台型扎足。

乃末有辰光,稍微一豁边,就变成死要面子活受罪。就像有一年春晚上个小品,主人公吹嘘有内部关系可以随便买到火车票(火车票邪气紧张),结果大家侪来寻伊帮忙,乃末伊只好自家深更半夜去火车站排队买票,甚至花高价买黄牛票,结果是“打肿面孔充胖子”,吃力勿讨好。

上海人讲“卖面子”,其实讲

嘞是感情,正是因为感情深厚,才有面上光彩。假使只是泛泛之交,勤讲“面子”,连“夹里”也勿会拨依。乃末,讲是讲“卖”,其实属于人情往来,今朝依卖伊面子,明朝伊卖依面子,一来一去,有来有往。

当然大家侪是“瞎子吃馄饨心里有数”,互相“拎得清”,假使一趟又一趟个麻烦别人,到头来,迭只面子就“卖”勿出去了。

“卖面子”讲究互相尊重,“依敬我一尺,我敬依一丈”,“卖面子”需要慎重,花出去“票子”勿一定就能换来“面子”!有人想要“卖面子”,需要看是啥事体,有种种可以帮,有种种忙勿能帮,原则性错误更加勿能犯。还有个辰光,碰着自家能力搭勿够,“卖面子”成了一道“难关”,帮辰光只好拿情况如实地向对方说明,勤自家拨自家吃药。